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一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攻伐第四

魯哀公九年春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陳留縣初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秋宋公伐鄭報雍丘

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鄎齊地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説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瀆也）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二君吳楚）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鄎在前年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謂冉有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有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五月公會吳子伐齊爲郊戰欲以報也克博壬申至於嬴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

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短髮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戰死陳

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強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國軍敗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

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初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俱棄之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五年鄭人為之城

嵒戈錫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救前年圍嵒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空虛之名不有

夏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

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宋縣）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爲越所獲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吴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吴（又云夫差殺申胥不稔於歳乃會晉公午於黄池於是越王勾踐乃令范蠡后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絶吴路敗子友於姑熊夷勾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吴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十四年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十五年夏鄭伯伐宋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句卒鈎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

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皷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故得勝也）六月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初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稸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

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言此二人皆嘗輔相子西子期伐陳今復可使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右領左史皆楚賤官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楚武王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啟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楚文王滅申息以爲縣朝陳蔡封畛於汝開封畛北至汝水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也謟疑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貞子弔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舍右領與左史臣

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滅之

冬十月晉復伐衛春伐未得志故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衰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辟蒯聵也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削壞其邑聚公使

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終如卜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

邑

十八年春巴人伐楚圍鄾鄾楚邑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皆爲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逸書也官占卜筮之官蔽

斷也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疑故不卜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誤吳使不為備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冥越地是年吳伐楚

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

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又云越王勾踐伐吳吳王師其

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不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之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乎夫十年而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其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陼余

雖醜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王孫雄請反辭於王蠡曰君王已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蠡不報於王擊皷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官不許吳成遂滅吳

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瑶伐齊荀瑶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髙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犂丘隰也齊師

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在僖二十六年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故欲乞其威靈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臧石賓如之子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繕治也戰備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禽顏庚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躛言也躛過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生曰餼太史謝之晉太史曰以寡君之在

行（在軍行）牢禮不度（不如禮度）敢展謝之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舒武叔之子文子也臯如后庸越大夫樂茷宋司城子潞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愎很也）乃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輒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定子褚師比之父也平莊陵名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

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年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中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倘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瞶庶弟公子黚也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司徒期也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夫人期娣也怒期而不得加戮故勅宮女令苦困期娣司徒期聘於越爲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越王也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怨期而及其娣爲夫人者遂後及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

之也終效夷言死于夷

二十七年夏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歂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乘車兩馬大夫之服又加之五色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隰役在二十三年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及齊地違去也濮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

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周定王二年秦庶長將兵拔魏城秦厲共公十年臣欽若等曰是歲魯哀公卒此後依六國年表以周年爲首

十二年秦厲共公將師與緜諸戰

二十二年楚滅蔡楚惠王二十二年蔡侯齊四年

二十四年楚滅杞杞夏之後

考王十年楚滅莒楚簡王元年

威烈王八年秦與魏戰少梁秦靈公七年晉城少梁秦擊之

十三年秦與晉戰敗鄭下秦簡公二年

是年齊伐晉毀黄城圍陽狐齊宣公四十三年

十四年魏公子擊圍繁龐魏文侯十三年

是年齊伐魯莒及安陽一作安陵

十五年齊伐魯取一城

十七年魏伐秦

十八年魏擊宋中山伐秦至鄭而還

是年韓伐鄭取雍丘韓景侯元年齊取魯郕

十九年鄭伐韓敗韓於負黍在陽城

是年齊伐衛取毋丘

安王元年秦伐魏至陽狐

二年鄭圍韓之陽翟晉伐楚至桑丘楚悼王二年

四年楚敗鄭師

七年秦伐諸縣秦忠公五年

八年齊伐魯取郕 齊康公十一年

九年魏伐鄭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 韓列侯九年

十二年秦與晉戰武城

是年齊伐魏魏取襄陽魯敗齊于平陸 在東平

十三年秦侵晉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

十六年魏襲邯鄲戰敗 魏武侯元年

十七年韓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韓文侯二年）

是年齊伐魯破之趙敗齊于靈丘（趙敬侯二年）

十八年趙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

十九年魏敗趙兔臺趙築剛平以侵衛

二十一年趙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

二十二年魏韓趙伐齊至桑丘鄭敗晉

是年齊伐燕取桑丘是時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

公午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

勿救段干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魏秦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取桑丘

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拔魏黄城在陳留

二十四年魏韓趙伐齊至靈丘齊威王元年因康公喪來伐

二十五年蜀伐楚兹方楚肅王四年

是年齊伐燕趙救之與中山戰于房子

二十六年趙伐中山戰于中人中山唐縣有中人亭

烈王元年韓滅鄭因徙都鄭韓哀侯二年

三年燕敗齊林狐一作林營燕釐公三十年

是年魯伐齊入陽關在鉅平晉伐齊至博陵

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一作鄉邑七十三趙成侯三年

是年衛敗趙于𨻳魏伐齊取薛陵

五年魏伐楚取魯陽道與秦戰高安敗之

六年趙伐齊于甄

是年魏敗趙于懷（魏惠王元年）趙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趙長子）

三年魏敗韓于馬陵（韓懿侯二年）

是年趙敗魏涿澤（一作濁澤）初魏武侯卒子罃（惠王也）與公中緩爭爲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魏大夫）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除一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説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涿澤（在長

社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説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顯王元年齊伐魏取觀津今之衛縣一説獻觀以和齊

是年趙侵齊至長城

三年秦敗韓魏洛陽秦獻公十二年一說魏城武堵爲秦所敗

是年趙與齊戰阿下

四年魏伐宋取儀臺一作義臺

是年趙伐衛取甄

五年秦章蟜一云車騎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

是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

六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

七年魏伐韓敗于澮一作會

是年秦使庶長國伐魏戰少梁虜其太子一云虜魏將公孫痤取龐

八年魏伐趙取皮牢趙與韓攻秦

九年趙助魏

十一年秦敗韓西山秦孝公四年韓昭侯元年

十二年宋取韓黄池在平丘魏取韓朱

十四年秦魏侵宋黄池宋復取之

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魏少梁是年魏圍

趙邯鄲

十六年魏拔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獘魏邯鄲拔而乘魏之獘威王從其計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

桂陵

十七年秦衛鞅爲大良造將兵伐魏安邑降之

是年諸侯圍魏襄陵

十八年秦衛鞅圍固陽降之秦攻趙藺

二十二年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

二十五年趙攻齊拔髙唐

二十七年趙公子刻攻魏

二十八年魏伐趙 趙肅侯九年 趙告急齊宣王用孫子計救

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

過外黄外黄徐子徐子外黄人也外黄時屬宋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在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二十九年秦趙齊共伐魏秦將商君詐魏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而破之

三十年秦與晉戰岸門

三十四年秦拔韓宜陽

三十六年秦敗魏將龍賈軍四萬五千于雕陰在上郡

是年楚圍齊於徐州楚成王七年趙圍魏黄不克

三十七年魏與齊伐趙魏襄王三年齊宣王十一年趙決河水灌之兵去

是年齊伐燕取十城燕易王元年齊宣王十一年因燕喪伐之蘇秦説齊還燕十城

三十九年秦圍魏焦曲沃秦惠文王八年予秦河西之地

四十年秦渡河取魏汾陰皮氏圍焦降之

是年魏伐楚敗之陘山在密縣楚威王十一年

四十一年秦公子桑圍魏蒲陽降之

是年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取代藺離石

四十四年魏敗韓韓舉韓宣惠王八年

四十五年秦相張儀將兵取陜

四十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軍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說昭陽昭陽引兵去

四十七年秦取魏曲沃平周

慎靚王二年秦擊韓取鄢於乾切今鄢陵縣

三年魏韓趙楚燕五國擊秦不勝而去是歲秦惠文王後七年魏哀王元年韓宣惠王十五年趙武靈王八年楚懷王十一年燕王噲三年

四年趙韓魏共擊秦秦敗趙斬首八萬級又敗韓于脩魚虜得韓將鱫申差於濁澤一云鯫申差長社有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

四境之内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絶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徇韓韓

王聞之大説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輕絶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絶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

是年齊敗魏趙於觀澤一作觀津齊泯王七年

五年秦使司馬錯擊蜀滅之

是年秦取趙中都西安陽邑一云西都及中陽又云中都西陽

六年秦伐韓取石章敗趙將軍英一作趙將泥一作趙將莊

赧王元年秦使樗里子伐魏焦降之一云取曲沃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

二年秦樗里子擊趙藺陽虜趙將公子繇通一云虜將趙莊

三年秦庶長章與韓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

庶長疾樗里子也助韓而東攻齊到蒲助魏攻燕

是年齊趙攻魏魏擊齊虜聲子於濮與秦擊燕初燕王噲立以國讓其相子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子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郡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年表

云君及太子噲子之皆死汲冢紀年田齊人擒子之而醢其身

四年秦伐楚取召陵魏圍衛

七年秦使甘茂庶長封伐韓宜陽秦武王三年韓襄王四年

八年秦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是年趙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伐之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黄華之上

九年秦擊魏皮氏未拔而解秦昭王元年

是年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

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十一年趙王攻中山趙袑爲右軍許鈞爲左軍公子章爲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一作陸又作陘或宣言趙與之陘陘者山絶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閼與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華一作夾鴟一作鴻王軍取鄗石邑在常山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請和王許之罷兵

十二年秦拔魏蒲坂晉陽封陵取韓武遂

是年趙攻中山

十四年蜀反秦司馬錯往誅蜀守惲一作煇

是年秦取韓穰趙攻中山魏韓齊與秦擊楚敗楚將軍唐眛於重丘齊使公子將大有功秦庶長奐斬首二萬

十五年秦擊楚斬首三萬攻襄城攻一作取殺景缺一作景快

是年趙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十六年秦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八城江夏有新市縣

十七年魏韓齊共擊秦於函谷敗之

是年秦敗楚十六城楚頃襄王元年

十九年魏韓齊宋中山五國擊秦至鹽氏而還一作秦監氏

與韓武遂和一云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

二十年秦尉錯拔魏襄城魏昭王元年

是年趙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在上郡是年趙惠文王四年一說在三年

二十一年魏與秦戰解不利

是年秦向壽伐韓武始魏郡有武始縣左更白起攻新城

二十二年韓使公孫喜率周魏擊秦秦左更白起敗韓魏二十四萬于伊闕虜公孫喜拔五城韓釐王三年

二十三年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

二十四年秦左更錯取軹及鄧河內有軹縣南陽有鄧縣拔韓宛城

二十五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

二十六年秦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秦拔趙梗陽在太原

是年趙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

二十八年秦拔魏新垣曲陽之城

是年趙趙梁將兵攻齊

二十九年秦將錯攻魏拔安邑秦出其人又敗韓兵夏山趙韓徐爲將攻齊

是年齊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

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遊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軾結靷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

三十年秦將蒙武拔齊列城九一云趙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

三十一年秦尉斯離與韓魏燕趙共擊齊攻之是時燕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宫室宗廟城之不下者唯獨聊莒即墨其餘盡屬燕

三十二年秦拔魏安城汝南有安城縣兵至大梁而還燕趙救之

是年趙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

二十三年齊拔趙兩城是時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

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乃伐趙

三十四年秦拔趙石城右北平有石城縣

是年趙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

三十五年秦白起擊趙取光狼城斬首二萬一云三萬地動壞

城趙使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

是年秦將錯發隴西因蜀擊楚黔中拔之楚與秦漢北

及上庸地楚頃襄王十九年

三十六年秦拔楚鄢西陵一云鄢鄧赦罪人遷之

是年趙廉頗將攻齊

三十七年秦白起擊楚拔郢燒夷陵更東至竟陵以為南郡楚頃襄王亡走陳

三十八年秦蜀守若伐楚拔巫黔中

三十九年秦白起擊魏南城一作兩城魏安釐王元年又拔楚江旁

是年趙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廉頗將攻幾取之

四十年秦拔魏兩城軍大梁下韓使暴鳶來救為秦所敗與秦溫以和

是年趙廉頗將攻魏房子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

四十一年趙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趙華陽得一將軍又拔魏四城斬首四萬

四十二年秦客卿胡傷攻魏卷河南有卷縣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華陽亭名在密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

四十三年楚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

四十五年秦韓相攻而圍趙閼與音焉與在上黨趙使趙奢將擊秦大敗之

是年秦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予穰侯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聽范睢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城

四十九年秦拔魏廩丘懐或作邢丘又作郪丘

五十年秦拔趙三城趙孝成王元年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

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乃出太后不肯左師觸龍諫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是年齊田單將趙師攻燕中陽一作中人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韓惠王七年

五十一年秦拔韓陘城汾旁一云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擊韓於太行

五十三年秦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取楚州

五十四年趙使廉頗距秦於長平初秦擊韓於太行上黨守馮亭使者至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

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乘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趙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户都

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不能死國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

五十五年秦將白起破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

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

五十六年秦軍分爲三軍白起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

五十七年正月秦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令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爲蔡尉捐弗守

五十八年十月秦張唐攻鄭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王齕攻邯鄲不拔一云魏公子無忌楚春申君救邯鄲秦兵解去去還奔汾軍餘攻秦軍斬首六千晉楚流外河死二萬人楚一作走攻汾城即從唐拔寧一作曼趙邑也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魏郡有安陽縣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

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

是年燕攻趙昌壯一作莊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是歲周赧王卒此後以秦年為首

秦昭王五十二年楚取魯楚考烈王八年

五十六年燕伐趙燕王喜四年為趙所破殺栗腹初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

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爲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在常山今高邑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世家云廉頗圍燕

莊襄王元年秦使蒙驁伐韓韓獻成臯滎陽秦界至大梁

是年楚滅魯趙假相大將武襄君樂乘攻燕圍其國三年趙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

是年秦使蒙驁攻魏高都拔之又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

三年秦將王齕擊韓上黨拔之

是年魏公子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于河外走蒙驁

趙孝成王二十一年趙廉頗將攻繁陽在頓丘取之是歲秦始皇三年此後秦諸侯並入閏位勳業門

悼襄王二年趙使李牧將攻燕拔武遂屬河間一云屬安平方城屬有督亢亭

三年趙使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初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故因趙獘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在渤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

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帥守河梁（河門右）

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除秦攻鄴拔之（令饒陽一作拔閼與）

鄴九城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二百五十四二至

詳校官中書臣王　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劉宗望

册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二　宋　王欽若等　撰

列國君部

復邦　訓練　禦備　交質　行

罰

復邦

古之諸侯選賢立嫡樹之成法所以寅奉宗廟長守富

貴者也乃有立嗣靡淑怠棄先業流離奔走不保其社

稷者矣復有貽謀弗臧延及後嗣艱難勤苦克復其疆土者焉昔周室之興也列爵分土及其衰也以衆暴寡攻戰守禦日不暇給民棄不保時而有之至於因人以興或大其祚修德以復或啟其宗或霸主以大義固存或國人以衆心見納縣是再奉禋酎以見宗祏不失舊物而處於民上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非德義孰能之哉

魯隱公五年春晉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

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晉別封文侯弟成師之邑莊伯成師之子翼晉舊都尹氏武氏周大夫也晉侯君翼故謂之翼侯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侯晉別邑不得復入翼故別居鄂

十一年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入許許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

桓公十六年許叔入于許

桓公三年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四年秋秦師侵芮敗焉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芮伯出居魏芮更立君秦為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十年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十一年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曼鄧姓昭公名忽）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

將死（突厲公名）亦執厲公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十五年春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九月鄭伯突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櫟鄭別都也檀伯鄭守櫟大夫）十七年鄭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昭公弟子儀也）

莊公十四年春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惠公名朔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宣公取之生壽及朔屬諸左公子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宣姜宣公所娶伋子妻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又殺之二公子皆怨惠公左公子洩右公

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莊公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六年夏六月衛侯入于衛放黔牟殺左右公子

僖公十五年九月晉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反首髮亂垂下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曰妖夢申生興突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

聞君之言穆姬聞晉侯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宫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絶之穆姬惠公之妹欲自罪故登臺而薦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秦伯且告將以恥辱自殺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絶令不得通外內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若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

首扺合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晉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祇適也且史佚有言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無怙亂恃人亂為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

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名衆皆哭哀國君不還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太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故曰陰飴甥王城秦地馮翊臨晉陽縣東有王城今名武鄉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

（親爲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是以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

月晉侯歸

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

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明祀太皥有濟之祀保安也

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若封須句是崇皥濟而

脩祀紓禍也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得恤寡小之禮

二十八年夏晉侯及楚戰于城濮衛侯鄭出奔楚初文

公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五鹿衛地）城濮之戰楚師敗衛成公聞之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武謚）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奔晉愬之）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於京師三十年魯公爲請納玉於王與晉

侯皆十轂王許之乃釋衛侯歸于衛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二子衛大夫）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殺賊也）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

是年晉文公執曹伯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内外者史晉大夫）使曰以曹爲解（以滅曹爲解故）齊桓爲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

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曹未復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復曹伯

成公九年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詣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十年四月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

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罕穆公子子襄鐘鄭襄公之廟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榮陽卷縣東有修武亭辛巳鄭伯歸

十三年五月公會諸侯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盧曹宣公也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曹成公也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十五年三月公會諸侯盟于戚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

十六年六月曹伯歸自京師爲晉侯所赦故書歸

襄公十四年二月衛侯（衛獻公也名衎）出奔齊初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朝服待命而朝）日旰不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蒯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其詩云彼何人斯居何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喻文子居河上而欲為亂太師掌樂大夫）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丘宮近戚之地）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孫氏追之敗公

徙于阿澤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殤公）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衛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八月獻公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弑剽）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二十六年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甯子出舍於郊

欽奔國人召甯子復攻孫氏克之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甲午衛侯入又云衛獻公奔齊殤公立封公孫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景公聞之與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三年而後入

昭公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簡公也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北相親也公懼奔齊十二年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唐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唐燕別邑也不言於燕未得國

二十年六月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也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喜貞子也丙辰衛侯在平壽衛侯衛靈公元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用戈擊公孟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公載寶以出如死鳥死鳥衛地也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喜也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七月戊午朔盟國

人

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楚師亂吳師大敗之五戰及郢己卯楚子楚昭王名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雎庚辰吳入郢楚子奔鄖王居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父曼成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殺昭王乃與王出奔隨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于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収餘散兵與秦擊吳五年六月敗吳於沂楚地

會吳王弟夫槩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出楚歸擊夫槩夫槩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九月昭王歸入郢

哀公二年衛侯元卒乃立輒（輒元之孫蒯聵之子）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衛太子蒯聵也是為莊公）十五年冬孔文子之豎渾良夫與太子入欒寗奉衛侯輒來奔十七年三月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太子又

使椓之椓訴父故速得其處六月趙鞅圍衛十月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莊公也般師出辛巳石圃作難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遂殺之衛人復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十八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

七年魯人伐邾遂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高平南平陽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

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無君命故言自

八年吳伐我為邾故伐魯吳人行成求與魯成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栫擁也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十年邾隱公來奔遂奔齊二十二年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太子革奔齊

訓練

昔祿去周室王道寖衰故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衆者得以暴寡彊者得以凌弱其國大者或僭作五軍其土狹者或竊置三卿其有以大閱於秋治兵於廟定霸爭雄更勝迭負蓋有黷武佳兵之志無弔民問罪之舉徒使蟣虱生於甲冑肝腦横於原野覽之信史良有悲夫

魯桓公六年秋大閱（齊爲大國以戎事徵諸侯之戍魯人懼之故以非時簡車馬）

莊公八年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郕）傳治兵於廟禮也

僖公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之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具事略）子玉復治兵於蒍（子玉爲令尹故蒍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於是乎蒐于被廬（晉侯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三軍今復大國之禮）

二十八年冬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置上中下三軍命復置三行以辟天子六軍之名三行無佐

疑大夫將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前作三行今罷之更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有清原

文公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前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

宣公十四年夏晉侯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

昭公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瑯瑘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境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十年秋七月伐莒取鄟（鄟莒邑名也）

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

十三年夏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乃並徵會會于良七月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斿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曳旆以恐之）

二十二年大蒐于昌間

定公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夏蒐非時

禦備

春秋左氏傳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政又曰無備雖衆不可恃也是知禦備之略有國者之所急也矧周室既衰諸侯立政彊淩弱衆暴寡交相侵伐無歲不有申嚴警備惟敵是禦於是乎興版築之役以峻其城壘行蒐田之令以簡其軍實斯所以謹其武守固其邦國者焉

魯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九年夏城郎

桓公五年城祝丘齊鄭將襲紀紀人懼而來告故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書時也

莊公二十八年冬築郿郿魯下邑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十二月城諸及防諸防皆魯地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於緣陵

三十一年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

之吏爲上下新軍河東聞喜縣北清原

文公七年三月城郚因伐邾師以城郚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

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爭者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

襄公十三年冬城防書事時也土功雖有嘗節通以事閒爲時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五年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不畏霸主故敢伐魯於是乎城

成郛也 郛郭也

十九年冬十一月城西郛懼齊也 前年與晉伐齊又齊鑄其器爲鐘故

及晉平盟于大隧 大隧地名 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昭公元年六月楚公子圍使公子黒肱伯州犁城犨櫟郟 黒肱王子圍之弟皙也犨縣屬南陽郟縣屬襄城櫟今河南陽翟縣三邑本鄭地

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 棘櫟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以報朱方之役 朱方役在此年秋 楚沈尹射奔命於夏

汭夏汭漢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後箴尹宜咎城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四年奔楚薳啟彊城巢然丹城州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鬬韋龜城賴之師

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陰縣今屬南鄉郡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遷陰城郟皆欲以自完守

二十三年冬楚囊瓦爲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匄城郢楚用子囊

遺言已築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

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濵晉所取陸渾也

定公六年冬城中城公為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三邑也

哀公三年五月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魯黨范氏故懼晉城啓陽今瑯琊開陽縣

四年城西郛魯西郭備晉也

五年春城毗備晉也

六年春城郳瑕備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郳娶城

十一年夏公會吳子伐齊大敗齊師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備

鄭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

肅侯十七年築長城

武靈王二年城鄗

惠文王八年城南行唐在常山

孝成王十一年城元氏常山有元氏縣

幽繆王遷元年城柏人

悼襄王元年大備一作脩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

二年城韓皐

魏文侯六年城少梁

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垣縣有王屋山也

八年復城少梁

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

十七年擊宋中山伐秦至鄭還築雒陽一云擊中山置合陽又世家云攻秦至鄭而還築合陽雒陽

三十二年伐鄭城酸棗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秦厲公十六年塹阿旁補龐戲城紀作河旁

二十六年城南鄭

靈公元年城塹河瀨

十年補龎城籍姑

簡公七年塹雒城重泉

獻公二年城櫟陽

孝公十九年城武城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

武王四年拔韓宜陽涉河城武遂

楚懷王十年城廣陵

交質

戰國之時諸侯竝爭干戈日尋變詐鋒起既失盟誓之信乃有交質之約或因危以結好或匿詐以圖和締結未已禍敗隨焉雖其至親無所顧惜禮所謂大信不約傳有云信不繇中苟非其時何救於患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子狐平王子）

魯文公十七年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

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爲質於晉

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之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成公二年九月楚侵魯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

十七年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侯獳鄭大夫

襄公元年正月諸侯之師圍宋彭城齊人不會彭城晉

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光齊靈公太子

定公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初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佩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

四年晉人使蔡滅沈楚爲沈故圍蔡蔡昭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與吳子伐楚

越王勾踐自會稽反國使范蠡爲大夫諸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

韓宣惠王十九年秦伐韓韓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楚懐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三國兵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遣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殺將軍景缺

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
楚頃襄王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
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
齊湣王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
陽君于燕陳翠合齊將令燕王之弟爲質於齊燕王許
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爲人之國則亦已矣焉
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
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

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者憂公子之且爲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壐百里以爲人之終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質也且以爲公子功而封之也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

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東車制衣爲行具

晉惠公八年使太子圉質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趙孝成王元年秦伐趙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甚氣而胥

之入昏猶須也穀梁傳曰昏其出也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觧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

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無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念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

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魏安釐王三十年信陵君無忌率五國兵敗秦軍河外

時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

秦昭襄王爲質於燕武王死燕人送歸得立

四十年秦悼太子死于魏歸葬芷陽

四十二年立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太子有子二十餘人中男子楚爲質於趙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

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一云秦質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

始皇四年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趙世家云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爲之請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賂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

十五年燕太子丹入質於秦丹亡歸

行罰

夫作刑之意法天之震曜明罰之義本易之噬嗑蓋所以齊衆而禁暴輔世而助治者焉春秋列國力政專命至於結姦討貳閑邪懲敗亦必昭其罪戾寘于典刑繇是定霸之舉衆心以服干紀之戮一成不變斯所以臨長臣庶申明憲度寧四封之守宰糾諸司之邪慝至於保世以滋大靖國而永命者曷嘗不繇是哉

魯莊公六年夏衛侯入臣欽若等曰衛惠公即位四年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八年而後復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甯跪衛大夫宥之以逺曰放）乃即位

十六年夏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臣欽若等曰鄭厲公即位四年祭仲專政公令雍糾殺之雍姬祭仲之女告其父遂殺雍糾公出居櫟七歲復入）九月殺公子閼刖彊鉏（二子祭仲黨刑足曰刖）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定謚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滿於十）君子謂彊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避害）

十八年夏楚子殺其大夫閻敖初楚武王遷權于那處使閻敖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及文王

即位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楚子殺之

僖公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濤塗初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許出東方）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

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扉草也齊侯說與之虎牢邑賜之還以鄭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以濤塗為誤軍道

十五年夏秦伯伐晉晉侯三敗慶鄭諫弗聽及戰于韓原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秦獲晉侯以歸及晉侯歸臣欽若等曰晉惠公即位六年為秦所虜復之殺慶鄭而後入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

報施也（報僖負羈之施臣欽若等曰晉文公亡過曹僖負羈饋飧寘璧焉）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夏與楚戰于城濮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軍旅事而不修爲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

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隋武子士蔿之孫秋七月振旅愷以入于晉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是年夏楚令尹子玉與晉戰敗于城濮楚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

是年冬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兪忠而免之

文公九年正月己酉晉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乙丑靈公殺先都梁益耳三月甲戌靈公殺箕鄭父士縠蒯得初文公六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十八年冬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

文公殺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穆族黨於武氏故

宣公元年夏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

十三年冬晉人殺其大夫先縠初十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為中軍先縠佐之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欲還先縠曰不可以中軍佐濟故敗是年赤狄伐晉及清先縠

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成公五年秋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圍龜文公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輒擊鼓）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宣公十五年宋楚平後元使圍龜代已爲質故怨而欲攻之）

十八年春正月晉周子立（悼公周）朝于武宮（武宮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臣欽若等曰皆厲公嬖臣也）

是月齊爲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宫之朝華免齊大夫內宫夫人宫師逃于夫人之宫伏兵内宫恐不勝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國勝國勝佐子前年待命於清者國弱奔魯弱勝之弟王湫奔萊湫國佐黨

襄公二年冬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偪奪其權勢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失

六年春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華弱奔魯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

十九年秋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於西宮子孔知不言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於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

人伐之殺子孔

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箕遺及黄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箕遺黄淵嘉父皆晉大夫欒黶娶范宣子之女曰欒祁生盈黶卒祁與其老州賔通盈患之祁懼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盈好施士歸之宣子執政畏其多士使城著將逐之箕遺黄淵等知之而作亂宣子殺遺淵嘉父及司空靖羊舌虎等十人公遂逐羣賊群賊欒盈之黨知起中行喜州綽刑蒯之屬逐之出奔齊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兵亂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桓叔之父也晉亂自桓叔始輒止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厭極已止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召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

亂本謂欒氏猶尚樹立也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所操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間息也謂滅欒氏而去具黨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當有威權以行之也威權在君言不在臣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列於國而中微者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是遂威而遠權遂申也遠權權及後嗣也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從君也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欲惡

情欲好惡偷苟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久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書雖殺厲公然民被其德不以爲惡傳曰武子之德在民若周人之思邵公也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也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畢萬之後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也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爲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滅也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于

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爲久長計也）行權者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無以正國也）暱于權則民不導（不可導訓也）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與亡君同）則其爲暱與隱也復庢害矣且勤身（復反也勤勞也反勞於國而勞君身也）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黨倫理也）厚戒箴國以待之（箴猶勅待倫也）彼若求逞志而圖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託之而勸勉焉）公

許諾盡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祁午中軍尉曲沃欒盈邑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之有功於先君而孫子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位而立之也居三年後三年也欒盈晝入爲賊于絳欒盈在楚一年奔齊魯襄二十三年齊莊公使析歸父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之曲沃夏四月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也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襄宮完固故就之傳曰春公以如固宮也欒盈不克出奔曲沃傳曰晉人圍曲沃也遂刺欒盈滅欒氏刺殺也傳曰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也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

二十六年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魯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其義未聞）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

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至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爲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昭公十四年八月楚令尹子旗鬬成然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繇基之後王患之九

年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鄖以無忘舊勲辛子旗之子鄖公辛

定公十年夏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緜涉佗成何剸澤之盟成何日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涉佗捘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詩鄘風遄速也

哀公二十二年十一月越王勾踐既滅吳而誅太宰嚭

以不忠於其君而受重賂與巳比周也

册府元龜卷二百五十二